

A

他们说,没有人会喜欢昆曲。艾梅知道,他们喜欢的是吐字不清的周杰伦,是永远摸不清他在说什么的王家卫,是唱得响亮的超女李宇春。甚至,很多时候,问他们昆曲是什么,他们都笑着摇摇头,样子茫然。艾梅的心落寞地疼。他们,不懂。

艾梅深深地喜欢着昆曲。她是这个小城的外来女人,也是这个小城的另类。她没有太多钱,却把生活打理得很精致。她不喜欢像小城里的女人一样,叽叽喳喳地聚在一堆,议论东家长西家短。小城女人满口北方方言,艾梅是一口吴侬软语。

邻居们表面和气,私下里,说艾梅不务正业,是个离婚女人,才独自跑到这个小城躲避是非。整天听到艾梅的房间里传出唧唧呀呀的柔软唱腔,他们说不及流行音乐好听。

艾梅不理他们,只管唱自己的。

B



文/李愫生 图/李崇武

漠北因为一场情变回到了小城,他请假半年,专心在家画自己的画。妈妈心疼漠北,天天给漠北做好吃的食物。有时候漠北会和妈妈一起去菜市场买菜,经过艾梅的楼下,漠北会听到艾梅唧唧呀呀地唱,他听得怔神。

妈妈一推他,说,别听了,赶紧买菜去。

漠北问,这是谁啊,唱得这么好听。

妈妈说,这个女人不务正业。不务正业都是一面之词。漠北透过斜开的窗户,看到艾梅半侧的脸,眉目秀丽,大大的眼睛里含着一抹苍凉的寂寞。

漠北的心没来由地跳了一下。

C

艾梅的昆曲茶楼在小城里热闹地开张,一大堆家庭妇女凑在门口,等着看艾梅的热闹。艾梅笑意盈盈,忙得不知疲倦。艾梅的昆曲茶楼装修得很精致,墙壁上挂满了昆曲的介绍和《牡丹亭》的精美画像,茶楼的背景音乐就是吴侬软语的昆曲。这里的茶水价格很公道,只是大城市里的五分之一,年轻人只需要花很少的钱,就可以到她的茶楼喝到她亲手煮的茶,还能吃到免费赠送的可口甜点。

艾梅不打算用茶楼来赚钱,她只是觉得寂寞,想用茶楼来打发时间和宣扬她喜欢的昆曲。艾梅叹息他们的无知,昆曲曾经是一个贵族剧种,现在面临灭绝的危险。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,良辰美景奈何天,赏心乐事谁家院。朝飞暮卷,云霞翠轩,雨丝风片,烟波画船,锦屏人忒看的

这韶光贱。”这是昆曲《牡丹亭》里的名段,唱出了一个女人内心波澜的跌宕起伏,已经惊情四百年。

漠北在家里疗养了一个月,状态好了很多。他不愿整天闷在家里画画,那样也没有灵感。漠北和妈妈商量,去艾梅的茶楼帮忙。她在招聘店员,而漠北也精于茶道。

妈妈起初不喜欢让漠北和艾梅接近,怕漠北学坏。但想想,艾梅确实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,除了是个痴迷昆曲的单身女人外。

漠北去了艾梅的昆曲茶楼,她欢喜地接受了漠北,懂得昆曲的人并不多。茶楼才开始,生意并不好,艾梅在这里没什么朋友,她终于找到一个乐意听她唱昆曲的人。那天下午,是漠北第一次和艾梅讲话,艾梅的声音和昆曲一样好听,说话很有分寸,能看出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。漠北有点喜欢上她。

茶楼的生意因为漠北的帮忙日渐转好,除了一些中年人外,一些情窦初开的年轻人也跑到这里来尝鲜,很多都是艺术院校的学生。艾梅最喜欢煮甜茶,把茉莉、冰片、红枣放在一起煮,香气宜人,甘爽润口。有喜欢喝浓茶的人埋怨她煮得太淡,艾梅就微笑着说不好意思,重新煮过再送上来。

艾梅性情很随和,对每一个人都很好。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和她讲话,漠北看在眼里,喜在心里。

来听昆曲的人也多了起来,艾梅在满足的笑容里把自己隐藏得很深。

D

农历八月十五,中秋团圆节。每家每户都会过得隆重,提前准备着月饼、糕点和水果。漠北和妈妈商量,让艾梅来家里一起过节,团圆的节日,不适合孤独,那样容易被孤独腐蚀。

那天,漠北早早地出门,他打算把茶楼好好打扫一遍,早点打烊,然后再约艾梅一起回家,一起去看月亮。漠北走到茶楼,门锁着,他又走了15分钟的路程,去艾梅家里找她。

大清早,艾梅的家里有激烈的吵架声。街坊邻居都在指指点点,

窃窃私语。漠北敲门,一直没有人开。直到敲了十几下,艾梅才探出一个头,问漠北:干什么?

漠北看见艾梅的身后,躲着一个男人,他尴尬地怔在那里。艾梅叹口气,说,今天不营业了。漠北扫视到屋里地上落满了瓷器、碟片的碎片。

艾梅重重地把漠北关在了门外。

傍晚,节日的气氛愈加浓厚起来。每个人都在喜气洋洋地过节。漠北在想,不知现在艾梅怎么样了?

艾梅像一团扑朔迷离的雾,在漠北心里混沌起来。

E

茶楼在停业一周后终于重新开业。漠北看到艾梅躲在茶楼一角哭了起来。她说,他还是没有放过她。

他是艾梅的初恋情人。艾梅和漠北说起她的事,泣不成声。隐忍了那么久,她的心里已经结满了疤痕。

大学时,他们因为为学校排练昆曲《牡丹亭》而结识。他就是她的柳梦梅,她就是他的杜丽娘。他们轰轰烈烈地恋爱,唱着昆曲里的如花美眷、似水流年。除了爱情,他们什么都没有。他们为了事业拼搏,收效甚微。等到艾梅想要和他结婚时,他却做了爱情逃兵,逃到另一个女人的怀抱。

那个女人比他大十岁,他心甘情愿被她俘虏,他可以帮他实现他的远大志向。艾梅伤心欲绝,他早已忘记那段“遍青山啼红了杜鹃,那茶蘼外,烟丝醉软。那牡丹虽好,他春归怎占的先,闲凝眄,生生燕语明如剪,听啾啾莺声溜的圆。”他从柳梦梅变成了陈世美。

艾梅终究放不下他,做了他的地下情人。两年以后,艾梅终无法忍受那种做地下情人的心灵煎熬,离开了他,来到了这个小城。

后来,那个女人知道了他们的事情,和他离了婚。作为报复,那个女人搞垮了他的公司。他负债累累,四处逃亡。艾梅想要和他结婚,但从前的那一分情意,早已被世事折磨得面目全非,她把从前欠他的钱一并给了他,让他还债。

但那个数字远远不够,他迷上了赌博,想用赌博来赢得全部。输得山穷水尽时,他又来找艾梅,让艾梅帮他筹钱。

艾梅哭着说,全是她的错。他曾经也是一个有志男儿,她不应该沉迷于那段爱恋,再次做了他的情人。是她用从前的感情诱惑了他,也毁灭了他们的爱情。

如果爱情失去,就此放手,还可以美好地怀念。几经折腾,那点真情灰飞烟灭,徒剩悲切,徒劳无功。

F

艾梅还是没有和他结婚。她变卖了自己的茶楼,让他拿去还债。小城的女人都叹息艾梅的傻,这样的男人不理也罢。艾梅只是微笑,感激她们的心意。

债还没还完,他就被法院带走了。小城很安宁,很少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,人们看着他的笑话。他沮丧着脸,被警察从艾梅的家里带了回来。警察说怀疑他和一宗珠宝盗窃案有关,要带回去审问。

警车带走他以后,人们再没有看到艾梅的身影。漠北很失落,他曾经也是喜欢过艾梅的呢。

G

漠北要离开这个小城,回到原来的都市。看了艾梅的爱情后,漠北突然发觉,自己没有真正去爱过。

临走前一晚,漠北去了艾梅的昆曲茶楼,那里已成为一家夜总会,富丽堂皇,刺得人睁不开眼睛。

人睁不开眼睛。

经过艾梅的楼下时,漠北又听到了唧唧呀呀的昆曲声,优美柔软,哀婉幽怨。仔细听了一下,是《牡丹亭·游园惊梦》里的[皂罗袍],漠北在茶楼帮工时不知已听过多少遍,无论是梅兰芳唱的,还是华文漪、张继青唱的,每一次听,都倾耳忘倦,那遏云绕梁之音,“哀响馥若兰”,将杜丽娘那种惋惜韶华易逝、好景不常的爱情迟暮之感,唱得直透人心。

艾梅推门倒垃圾,看到漠北,愣了一下,招呼漠北上楼。

艾梅拿出所有的昆曲碟片,要送给漠北。在茶楼相处的那段时间,艾梅知道漠北喜欢着她,也喜欢着昆曲。漠北摇头拒绝,那些昆曲碟片很难买到,这么贵重的礼物,他不愿夺人所爱。

艾梅说她要离开这个小城了,这些引起她伤心回忆的东西,她带不走,不如送人。

不用问,漠北也知道她要去哪儿。她曾经生活过的城市,她的他坐牢的城市。

艾梅还要继续帮他还债,等他出狱。艾梅整整爱了他一生,不管他怎么伤害她,给她制造麻烦,不给她名分,这一切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她依然爱他。

约稿《言情》是爱情小说版,欢迎为本版投稿,写出你心中唯美的、凄美的、奇美的、壮美的爱情故事。要求原创、首发,3000字左右。请将稿件发送到 lywbznkyq@126.com。三个月内不回复视为退稿。